太常因革禮

太常因革禮卷第十八

總例十八

樂二

樂二

國朝會要景祐二年六月修大樂李照言編鐘編磬之數自來未有定制今若止用十二其聲已具於律呂其變已全於七均頗合天然造化之法臣考詳舊典今編鐘十六枚者按周禮小胥正樂縣之位凡縣鐘磬半爲堵全爲肆鄭康成注云鐘磬者編縣之二八十六枚而在一簴謂之堵鐘一堵磬一堵謂之肆疏引左氏義云舞羽者天子用八諸侯六大夫四士二夫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故以

八爲數樂縣之法取數於此又倍之爲十六是以淮南子亦云樂生於風亦是取數於八風之義臣今詳用八用六之文乃直言舞數之法非鐘律之義也必若以鐘體於舞數則天子用八倍之十六可也諸侯用六倍之十二可也大夫用四倍之爲八士用二倍之爲四則彼八鐘四鐘豈堪考擊而調曲矣非法也此則前賢未達鐘律之旨耳夫十二月律與八風相均等凡一律之法具三十日一風之法具四十五日八風十二律各具三百六一之數風律相周是故正北之風則叶黄鍾之律東北之風則叶大呂太簇之律正東之風則叶夾鐘之律東南之風則叶姑洗仲呂之律正南之風則叶蕤賓之律西南之風則叶林鐘夷

則之律正西之風則叶南呂之律西北之風則叶無射應鍾之律故八風之法周於十有二律豈可八律之數而行八風之氣哉夫自黃鍾右旋至於林鍾則是八鍾者但是五風之半實非風之象也夫十六鍾之設蓋由出於武琴者也且舜琴五絃之法以應鐘律則具七音六律十二鍾之用若文琴六絃之法以放鍾律則具九音七律十四鍾之用又以武琴七絃之法囗應鍾律則具十音八律十六鍾之用也然十二鍾之外其餘四鍾皆是清聲非中聲乃鄭衛之樂也本以武琴七絃以爲之法但加靡靡之音而無雅正之節皆假清鍾以成焦殺之曲若或去彼四清之鍾則哀思邪僻之聲無由而起也是故古之大樂明言五

降之後不容彈矣此則正謂大樂之法止用十二中聲而已古之鄭衛之樂亦用歌鐘今北部中方響十六乃是鄭衛編縣之數然而方響之用十六數者亦有所爲也夫北部之有篳篥相傳目之爲梁柱此言篳篥之聲於北部管色之中嚴得其實不可增減其聲是故謂之梁柱其曲法用十字已極盡人手指之力過此不可能也以此十字能應方響十六聲若方響中去其清聲四版篳篥中去其五六二字則北部調曲不可成矣而於大樂都無所妨則知清聲四鐘大樂本自不用而鄭衛之聲無此不可也今於編縣之内但當十二中聲去四清鍾於事則無所害又古有編縣十九枚者按周禮鍾縣疏引服虔法云六律七音

七律爲七器音十二月十二辰加七律之鍾則十九鍾臣今詳服虔所說甚爲迂濶此但術數之家積閏即於大樂都無所謂又古有編縣十四枚及二十一枚者按後魏志云漢成帝時犍爲人於水濵得古磬十六枚漢以爲瑞復依禮圖編縣十六正始中徐州薛城送玉磬十六枚亦是一縣之器而云太樂所用鍾磬各一縣十四隋書音樂志引後周故事縣鍾磬法七正七倍合爲十四蓋准變宫變徵凡爲七聲有正有倍而爲十四也又引尚書大傳七始注云謂黄鍾林鍾太簇南吕姑洗應鍾蕤賓也然據一均變也宫商角徵羽爲正變宫變徵爲和加倍有十四焉又梁武帝加以濁倍三七二十一而同爲一架雖取繁會聲

不合古臣今詳之四之磬乃是文琴之法後之相傳若言七正七倍於鐘律中事法乖戾亦與八面取義不殊其二十一縣則尤無旨意也又古有編鐘二十四枚者按唐書志云古制雅樂宮縣編鐘十六口近代用二十四口正聲十二倍聲十二臣今詳二十四鐘其清聲十二不是中聲神瞽昔所不用竹管不能諧之其聲一例皆右非合法之器也又古有編縣十二枚者按樂府雜録云雅樂部十二律鐘依月律排之每面石磬各一架每架各編鐘十二亦中律呂臣今詳編鐘十二律呂具備可爲不易之法今引正經四義證之一者周禮云凡爲樂器以十有二律爲之數度以十有二聲爲之齊量此一義也二者左氏傳晏子

云爲七音六律以奉五聲夫七音六律出於十二鐘若用十二鐘則九音八律矣此二義也三者左氏傳吴季子觀樂於魯美韶樂曰五聲和八風平節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夫言五聲和者則舜琴五絃七音六律十二管之義也夫五絃之中自具七音數用十二管五聲各一蓋無偏重之音如此則五聲和矣若武琴七絃則是九音八律十六管之義宫商變宫三位重復如此則是五聲不和矣又夫八風平者亦是舜琴五絃之義也五絃之中既具十二管則與八風自相均等此乃八風平也若武琴七絃當具十六管則有十一風正北東北正東之風偏重此乃八風不平者矣又夫節有度者唯止七音而爲節也守有序

者唯止八風而爲序也若過七音八風則是無節守也四者國語云王將鑄無射問律於伶州鳩對曰律所以立均出度也古之神瞽考其中聲而量之以制度律均鐘百官軌儀紀之以三平之以六成於十二天之道也此景王將鑄無射倍聲伶州鳩患其過多故言成於十二天之道也夫言律所以立均出度者此言月律十二而爲均度之法不可增減者也又夫考其中聲量之以制者謂除去減倍之聲唯存正中之聲也夫黃鐘之律凡九十黍自九十一黍已上皆屬三倍黃鐘之法四十五黍已下皆屬三減黃鐘之法唯自四十六黍已上至九十黍名爲中聲其自具十二律故曰考其中聲量之以制者也又夫度律均鐘者

謂以十二律之聲均調十二鐘者也又夫百官執儀者此言樂為天子之職但貴其鍾律諧和使人聞之欣然而感不知手舞足蹈而官設法立制發號施令民亦悅隨如聞鍾律之和是故謂之百官執儀此乃三皇五帝至治之盛也又夫紀之以三者謂度量衡法紀其聲律而成鍾也平之以六者此言造鍾之法不可過於六律則得和平之理也成於十二者此言六律之變極於十二之數不可越也又夫天之道者此言天然造化之法必以十二而為體也上詔馮元宋郙等更議其事元等言竊惟大樂之本金石為先累制相沿典策具在蓋前聖善制取法非一故有十二管之和十九管之巢三十六簧之竽二十五絃之琴十

三絃之箏九絃七絃之琴十六枚之鍾磬各自取義寧有一之於律呂專爲十二之數也且鍾磬八音之首絲竹以下受而爲均故聖人尤所用心焉春秋號樂總言金奏詩頌稱美實依磬聲諒茲二器非可輕改今照欲損爲十二不得其法於古臣等以爲有不可者四甚不可者一傳曰天子用八者誠羽舞之列也然鍾磬亦取用八之義故先儒引以爲言夫八音生於八風是制樂之本鍾磬得倍其數者由統率衆器使無遺聲十六之興其義在此若止於十二是虧天子用八之義且不得盡器之聲也一不可也後王相尚亦時改作諸儒偏見或存異說蓋嘗有十九鍾二十一鍾者矣十四鍾二十四鍾者矣雖暫施樂府槩見

篇籍及鉅儒名臣討論至當俾克行遠終歸十六今欲懸至當行遠之法二不可也漢成帝時犍為郡水濱得古磬十六枚漢家因是議明堂辟雍以立制度驗此一事蓋非近物故班固之漢志康成之注周官杜預之釋傳文阮氏之圖三禮而十六之數初無異論且前儒名學各有師承脫無全文當慎疑闕非如今世之儒師心獨得便為可行也唐家稽古禮樂最為詳備今其所存者正使通禮會要令式六曲義纂義羅之類究尋鐘磬之數咸云十六惟有樂府雜録乃唐人段安節所著於雅樂部有編磬十二之說臣詳覽其書舛駮特甚且其文曰雅樂十二律中依月律排之每面石磬及編磬各一架每架各編鍾十二亦依

律呂以上三十三字是樂府雜錄正文　敘事之體誠有二拙至於鋪陳名物要須有次今於編磬各一架之下便云每架各編鍾十二且鐘尚架未有說鐘數何緣先見漏落顛倒判其非真又安節當僖昭喪亂之餘唐家備樂既以殘缺而安節但率所見筆之於書所傳之事故多失實今若捨周官漢瑞之明據背班固康成之名學斥唐家正典之法遵後人失傳之議此三不可也而照引正經四義爲編鍾十二之據其一引周禮凡爲樂器以十有二律爲之數度以十有二聲爲之齊量臣等謂之數度者若黃鍾之鍾九寸倍而更半之其長二尺二寸五分之類也爲之齊量者乃是十有二聲之鍾取其所容以爲聲之齊量非論鍾之數也其二

引春秋晏子之言爲七音六律以奉五聲臣等謂七音七
均也六律兼六呂而言之也以奉五聲者是用十二律行
於七均奏五聲而爲之十二也此蓋普說樂意非如昭指
定鍾體强配十二也其三引季子觀樂美韶樂曰五聲和
八風平節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昭解之曰五聲和
者則舜琴五絃七音六律十二管之義也夫五絃之中自
具七音數用十二管五聲各一蓋無偏重則五聲和矣若
武琴七絃則九音八律十六管之義宮商變商三位重復
則五聲不和矣八風平者亦是五絃之中既具十二管則
與八風自相均此乃八風平也若武琴七絃當具十六管
則有一十□風正北東北正東之風偏重則八風不平也

臣等謹按春秋魯襄公二十九年吳公子札聘於魯請觀周樂爲之歌頌頌者今詩之周魯商頌也季子曰至矣哉五聲和八風平盛德之所同也則季子之言美三頌之盛德非爲韶樂而發也夫周家之樂自用七絃之琴既用七絃亦得五聲和八風平節有度守有序則照之前言不惟誤引經傳無亦自相矛盾其四引國語王將鑄無射問律於伶州鳩對曰律所以立均出度也照謂月令十二而均度之法不可增減又曰考其中聲量之以制照謂除去減倍之聲唯存正中之聲也又曰度律均鐘照謂以十二律聲均調十二鍾也紀之以三照謂度量衡法以成鍾也平之以六照謂造鍾之法不可過六律成於十二照謂六律之

變極十二之數此天然造化之法必十二爲體也臣等按立均出度者謂先以律呂立爲均器以均鍾音乃出大小清濁之度考其中聲者直謂中和之聲以爲樂制度律均鍾者謂度律呂之長短以平其鍾紀之以三謂天地神祇人鬼紀聲合樂也平之以六謂六律也成於十二謂律呂相配也天之道不過十二故以律呂之配數配之且州鳩本以景王鑄爲大鍾不合雅樂故極言律呂之本欲使樂鍾必依於律非爲論編鍾之數以爲十二也且黄帝命伶倫與營援鑄十二鍾以調月令之鎛鍾是也而照遂執月終之數欲施編縣指正聲之清者謂之鄭聲以雅爲鄭此不可四也臣又徧問太樂諸工鍾磬十六若損爲十二聲

何所害工對曰每朝享祭祀但傳舊法只用正聲十二其四聲多不能考擊惟無射爲宮之時以黃鐘爲商舊傳黃鐘律之尊不可爲臣故用黃鍾之清又曰瑟有二十五絃而有清聲若去鐘磬之四清則不能盡瑟之調也臣等深求其旨蓋樂工但見其一未見其二何則聖人以金石有一定之調故於鐘磬寄其法度焉即以十二律各配一鐘又設黃鍾四清聲以附正聲之次原其四清之意蓋爲夷則至應鍾四宮而設也夫五音宮爲君商爲臣角爲民徵爲事羽爲物不相凌謂之正迭相凌謂之慢百王之不易也聲重大者爲尊輕清者爲卑卑者不可加於尊古今之所同也故列聲之尊卑者事與物不與焉何則事爲君治

物爲君用不能尊於君故也惟君臣民三者則自有上下之分不得相越故四清聲之設正爲君臣民相避以爲尊卑也今粗舉一宮則三宮可見且以無射爲宮則黃鐘爲商太蔟爲角無射君也管長四寸九分黃鐘臣也乃長九寸太蔟民也亦長八寸若用正聲則民與臣舉皆尊而君聲獨卑上下交戾安得和協故必須用黃鍾四寸之清以答無射之律則君尊於上臣卑於下民役其令矣今若止用十二鍾旋相考擊至夷則以下四管爲宮之時臣民相越上下交戾則懱犯之音作矣此甚不可一也以不可者四甚不可者一而欲輕變舊貫法將何賴且照謂十六之數出於文武二琴又曰鄭衛之樂本以武琴七絃以爲之

法但靡靡之音而無雅正之節夫周監二代仲尼從之觀武而嘆稱其盡美文武可謂三代之盛王也使後聖有作亦不過之故國朝太宗皇帝因七絃之法又加九絃易俗移風義實有寄寧可謂九絃之設皆爲鄭聲也况照於樂律非不極慮然推論今古恐有未通其鍾磬十六欲望上求周漢諸儒及唐家典章法令且舊制至於十二之說惟照獨見未可施行其夷則以下至應鍾四宮用管之法言之難了謹列爲十二律圖并封上進詔試以十二枚爲編以通照學候有知音者能考四鐘協調清濁有司别議以聞

太常因革禮卷第十九

總例十九

樂三

樂三

國朝會要景祐二年六月馮元等言准勅送下太樂局丞賈文顯等狀稱大樂宮縣鑄鍾每遇皇帝行禮即依衆樂隨月用律今臣等與李照詳定合如何考擊可以合於月律之制臣等參詳典故推究古今所述鑄鍾之因謹具條上者按李宗諤太常樂纂云大樂十二鑄鍾各依月律考擊自來傳習三調六曲所謂三調者黃鍾宮太蔟商蕤賓宮是也六曲三調中各有隆安正安兩曲是也近因按閱

樂工徧令考擊別以編鐘一架應之旋相爲宮備諧律呂然金奏之中鎛鐘爲難如一聲稍緩則宮商失序苟十二鐘工人皆能精習所業考擊之際疾舒有倫變徵隨月用律雅樂諸曲無所不通矣又據司封員外郎集賢校理聶冠卿檢詳典故云鎛鐘周禮鎛師掌金奏之（擊金以爲奏樂之節金謂鐘及鎛）鎛師掌金奏之鼓（主擊晉鼓以奏其鐘鎛）賈公彥曰鎛師不自擊鎛使視瞭擊金奏之鼓耳又曰金即鎛鐘按視瞭職直云樂作擊編鐘不言鎛鎛與同類大小異耳既擊鐘明亦擊鎛又儀禮大射樂人宿縣於阼階東笙磬四面其南笙鐘其南鎛皆南陳（東方鐘磬謂之笙鎛如鐘而大奏樂以鼓鎛爲節）尚書大傳天子將出撞黃鐘右五鐘皆應（黃鐘在陽氣動以動告静静者皆和之）入則撞蕤

賓左五鍾皆應蕤賓在陰東五鍾在陽君將入故以靜告動動者皆和之北史魏永安末元孚表依十二月為十二律呂各准辰次當位設縣月聲既備隨月擊奏則會還相為宮之義又得呂律相生之體隋書樂志古者鑄鍾據儀擊為節檢而無合曲之義又大射有二鎛皆擊焉乃無成曲之理依後周以十二鎛相生之法擊之聲韻皆諧大樂曲制天子宮縣之樂鎛鍾十二編鍾十二編磬十二凡三十六簴宗廟與殿廷同郊丘社則二十簴面去別編鍾磬各二簴周顯德五年樞密使王朴表曰唐末及晉漢未暇及於禮樂雖有樂器殊無相應之和以至十二鎛鍾不問聲律宮商但循環而擊臣等推究制度在前按今鎛鍾雖有為節之文而無擊奏之法

伏乞依辰列位隨均爲節庶幾與衆樂諧合況今已施殿廷但未及郊廟之用欲望自今并施郊廟以備祀享之薦若軒縣所施之處即乞不用亦所以重備樂而尊王制也詔可　國朝會要景祐二年九月太常博士直史館宋祁上太樂圖義并雜論七篇詔送兩制詳定翰林學士承旨章得象言按祁所論其一論武舞所執九器各有所用臣等參考禮典蓋是音官因循至使前後不倫有乖古義今請並如祁況凡武舞始入執旌最前鼗次之鐸又次之錞又次之相又次之分左右及舞成則鳴鐃築雅以出雅亦分左右總九器其入也鐃雅不作其出也鼗鐸錞相亦不作其二乞別撰郊廟歌曲述祖宗積累之業臣等竊詳太

常合用樂章皆咸平以後選官綴撰又有太宗聖製朝天
下晋二曲及聖祖樂章鋪宣德美播在樂府令祁請陛下
取三聖實録摭武功文德作爲歌詩别詔近臣略依生民
公劉縣邪長發之比裁屬頌聲此則出自聖慮非外廷敢
議其三論太樂局設雷鼓靈鼓路鼓備而不擊及無三鼗
其四論有舂牘之名而無舂牘其五論竽及巢笙和笙其
六論以尺定律已上四者臣等竊聞朝廷昨命李照考定
鐘律多已釐正欲望以祁令議送馮元令與照等參詳如
合修改别禀處分其七請精選太常樂工及募知音者備
太常官屬臣等竊見昨降詔書已行搜訪所請備置官屬
精擇樂工事繫朝廷行之爲允祁所撰圖義訂正今古研

究樂事辭約義暢深見該洽令馮元等方纂樂事欲望以祁此書付之如可參用即取纘綴附入仍委修樂書所別寫一本送上秘府編入部類庶當制樂之日並宣稽古之能詔可祁又言縣設建鼓初不考擊又無三鼗且舊用諸鼓率多陋獘詔馮元等詳求典故元等上言建鼓四今樂局皆具而不擊別設四散鼓於縣閒擊之以代建鼓按乾德四年秘書監尹拙上言散鼓不詳所置之由且於古無文去之便時雖奏可而散鼓於今仍在又雷鼓靈鼓路鼓雖擊之皆不成聲故常賴散鼓以爲樂節而雷鼗靈鼗路鼗闕而未製今既修正雅樂謂宜申敕大匠改作諸鼓使考擊有聲及創爲三鼗如古之制使先播之以通三鼗鼓

罷四散鼓如乾德詔書詔可　國朝會要景祐二年祠部員外郎校理李照上書雷鼓八面前世用以迎神不戴考擊之法而太樂見鼓以柱貫中故擊之無聲更令改造山趺上出雲以承鼓刻龍以飾柱面各一工擊鼓一工左執鞉以先引凡圜丘降神六變初八面皆三擊推而左旋三步則止三者取陽數也又再擊以爲節率以此法至六成靈鼓路鼓亦如之建鼓植縣四隅皆有左鞞右應乾隅左鞞應鍾亥之位也中鼓黄鍾子之位也右應大呂丑之位也艮隅左鞞太簇寅之位也中鼓夾鐘卯之位也右應姑洗辰之位也巽隅右應仲呂巳之位也中鼓蕤賓午之位也左鞞林鍾未之位也坤隅右應夷則申之位也中鼓南

呂酉之位也左鞞無射戌之位也宜隨月建作律呂之均擊之詔可李照等又言殿廷奏備四隅建鼓既隨月協均顧無以節樂而周官鼓人以晉鼓鼓金奏應以施用上曰可依周舊法制焉於是縣內始有晉鼓矣　廣樂記太局

塤舊以漆節是歲李照奏請黄其色以本上言音又言柷舊以方畫木爲之外圖以時卉則可矣而中設一色非稱也先儒之說曰有柄連底挏之鄭康成以爲投椎其中撞之令當創法垂久用明制作之意有所本焉柷之中東方圖以青隱而爲青龍南方圖以赤隱而爲丹鳳西方圖以白隱而爲騶虞北方圖以黑隱而爲靈龜中央圖以黄隱而爲神螭撞擊之法宜用康成之說詔可　廣樂記景祐

四年李照獻雙鳳管詔付太樂局用之其制合二管以足律聲管端刻爲雙鳳之節施兩簧焉時照又自造葦籥清管簫管清笛雅笙大竽宮瑟大阮大稽凡十一種求備雅器詔許以大竽大笙二種下大樂用之餘悉罷不用時照又獻兩儀琴及十二絃琴二種以備雅樂兩儀琴者施兩絃十二柱十二絃琴者如常琴之制而增成絃皆以象律呂之數又勅更造七絃九絃琴圓其首者以祀天方其首者以祀地是歲有事於南郊始用李照新樂　國朝會要

景祐二年禮官上言南郊壇上舊設登歌樂在□位午階左右設鐘磬架長地狹不可安置望依太廟置末綠床二并裙令塡篪鼓笛侍立於側詔可　國朝會要

景祐五年

五月右司諫直集賢院韓琦言臣先奉詔詳定鐘律管覽景祐廣樂記伏覩李照所造樂不依古法率意妄行別爲律度朝廷因而施用識者久以爲非今來南郊在近不可重以違古之樂上薦天地宗廟竊聞太常舊樂見今存在伏乞將來郊廟大禮復樂詔三司使晏殊資政殿大學士宋綬與兩制詳定聞奏七月殊綬等言參詳李照新樂比舊樂減下三律衆論以爲無所依據欲望將來郊廟行禮且用和峴所定舊樂兼得太樂令單仲新等狀稱舊樂鍾磬不經李照鎔者存三料餘七架將來郊廟殿廷可以互換祗應詔可　國朝會要景祐五年八月太常寺言得太樂局狀李照所造大竽大笙雙鳳管兩儀琴十二絃琴當

局先准朝旨閲習行用舊樂宮縣内用龍鳳散鼓四面以
應樂節李照樂廢散鼓不用止以晋鼓一面應節又舊樂
建鼓四株并左鞞右應共十二面設於宮縣四隅備而不
擊李照樂以四隅建鼓與鎛鐘相應考擊又舊樂雷鼓兩
株各八面止用一人考擊李照樂别造雷鼓每面各用一
人推鼓順天左旋三步一止各用一人考擊又令二人揺
鞉以應之今既復舊樂未委李照所作樂器用與不用欲
乞早降朝旨詔並依舊樂制度其李照所作更不行用
禮院儀注慶歷七年太樂樂正錢弼上言天地配位奠幣
酌獻及太廟奉慈皇帝親祀所用樂曲樂章與臣下常饗
無異乞從别制詔下禮院詳定禮官言謹按周禮鍾師以

鍾鼓奏九夏王出入奏王夏尸出入奏肆夏牲出入奏昭夏四方賓至奏納夏臣有功奏章夏夫人祭奏齋夏族人侍奏族夏賓醉而出奏陔夏公出入奏鶩夏皆以詩章爲之等降其四時之祭自有月律爲異即不見一宮之中更細分聲之等降今來錢緺欲於樂章之外更分等差於古無述蓋緣祭祀盡用天子禮樂所以尊神不爲臣下攝事而設臣等看詳今來所奏樂章其名與辭已有分别難議更改詔可　明堂記皇祐二年九月將享明堂宰臣文彦博等奏明堂饗天地二位祖宗三位所有酌獻樂章謹按詩周頌我將者祀文王於明堂之樂歌也謂祭五帝於明堂以文王配而祀之以今之太平本由於文王故詩人因

其配祭述其事而爲此歌焉今親享明堂以昭祖宗之功烈欲乞特從御製詔答允之既而内出景靈宮太廟明堂等行禮宮縣登歌奏樂之序詔太常按習施行樂曲已具明堂正門而太常寺奏得太樂局狀言每歲季秋大享明堂五天帝位並屬分獻即不用樂今五天帝皆皇帝親獻禮當並用樂參詳典禮五郊迎氣各奏本音之樂青帝以角赤帝以徵黃帝以宮白帝以商黑帝以羽唯至上辛祀感生赤帝樂即隨月用律今五天帝酌獻之樂所用音律未敢專定本寺伏詳今來明堂祀昊天上帝合隨月用律以無射爲宮其五天帝既是報成合各用迎氣所奏五音青帝以姑洗爲角赤帝以林鍾爲徵黃帝以黃鍾爲宮白帝以太簇

爲商黑帝以南呂爲羽詔禮官議定以聞太常禮院奏令詳據舊典參以國朝制度其天地配位皇帝升降奉俎亞獻三獻文武舞皆當隨月律用九月以無射爲均五天帝各用本音之樂如太常所定宣下詔可

明堂記皇祐二年上封者又言酌獻五帝精安之曲盖用黄鍾一均聲此乃國朝常祀五時迎氣所用若於親行大祀合饗五帝之法即所未安且明堂之位木室在寅木之始也火室在巳火之始也土室在太室西南土王之次也金室在申金之始也水室在亥水之始也既用五行本始將王之次以爲合饗五帝之位則獻神之樂亦當用五行本始之月律各從其音以爲樂均其精安五曲宜以太簇爲角無射之均

以獻青帝仲呂爲徵無射之均以獻赤帝林鍾爲宮

以獻黃帝夷則爲商𧧑賓之均以獻白帝應鍾爲羽

太蔟之均以獻黑帝詔兩制官與太常寺議定以聞六月

翰林學士承旨王堯臣等言奉詔與兩制及太常寺官詳

五帝酌獻音曲謹按開寶通禮畫用周唐舊制凡祭天以

夾鍾降神則奏黃鍾歌大呂宗廟以黃鍾饗神則奏無射

歌夾鍾其祈穀明堂盡用祀天之樂自先帝東封西祀前

並皆遵用後有司稍稍失傳又據孫奭所撰崇祀錄五方

帝降神之樂與昊天同酌獻則各奏本方之音皆隨月用

律爲均又云聖朝定禮隨月用律如十一月則升降奠獻

皆黃鍾爲均今有司引用祀五帝各用五音青帝用姑洗

角赤帝用林鍾徵之類以爲登歌亦是旁緣舊典復又大
禮日迫慮諸工難爲調習欲且仍舊施行詔俟過大禮令
兩制與太常寺別加詳定聞奏

太常因革禮卷第十九

太常因革禮卷第二十

總例二十

樂四

樂四

明堂記皇祐二年六月屯田員外郎阮逸上言太常編鍾四清聲譜法乞於明堂樂施行詔兩制及太常寺官參議聞奏翰林學士承旨王堯臣奏伏以律呂旋宫之法既定以管又制十二鍾准爲十二正聲梟氏爲鍾以律計自倍半說者云半者准正聲之半以爲十二子聲之鍾故有正聲子聲各十二子聲即清聲也其正管長者爲均之時則自用正聲爲五音正管短者爲均之時則通用子聲爲五

音然求聲之法本之於鍾故國語所謂度律均鍾者也其編縣之法則歷不同或以十九爲一虡者盖取十二鍾鍾則當一月之辰又加七律焉或以二十一爲一虡者以一均聲更加濁倍或以十六爲一虡者以一均清正爲十四宫商各置一副是謂縣八用七也或以二十四爲一虡則清正之聲備古唐制以十六數爲小架二十四爲大架天地宗廟朝會等各有所施詳令太常鍾縣十六者從上相傳云正聲之外有黄鍾至夾鍾四清聲雖於圖典未明所出然考之義理實有歸趣盖自夷則至應鍾四律爲均之時若盡用正聲則宫輕而商重緣宫聲以下不容更有濁聲一均之中宫弱商强是謂凌僭故須用子聲乃得長短

相叙自角而下亦循兹法故夷則爲宮則黃鍾爲角黃鍾正律長當用清聲南呂爲宮則大呂爲角大呂正律長當用清聲無射爲宮則黃鍾爲商太簇爲角黃鍾太簇正律俱長並當用清聲應鍾爲宮則大呂爲商夾鍾爲角大呂夾鍾正律俱長並當用清聲如此則音律諧婉無抗犯此四清聲可用之顯驗至宅律爲宮其長短尊卑自叙者不當更以清聲間之自唐末多故樂文墜缺考擊之法久已不傳今若使匏土絲竹諸器盡求清聲即恐猝爲變更未盡其法又據太樂諸工所陳自磬簫琴和巢笙五器本有清聲塤箎竽筑瑟五器本無清聲五絃阮九琴二器則有太宗皇帝聖制譜法至歌工引音極唱止及黃鍾清聲臣

等參議其清正二聲既有典據理當施用自今太樂奏夷則以下四均正律爲宫之時商角依次並用清聲自餘八均盡如常法至於絲竹等諸器舊有清聲者令隨鍾石教習本無清聲者未可創意求法且當如舊唯歌者本用鍾聲故夏禹以聲爲律明人皆可及若强所不至足累至和請止以正聲作歌應合諸器亦自是一音別無差戾太宗皇帝譜法不宜輕有增損其阮逸所上聲譜以清濁相應先後互擊取音靡曼似近鄭聲求之前古悉無此比伏請不行詔可內侍押班鄧保信又言塤箎筑瑟五器求古法並有清聲按樂書雅塤土聲重濁而有頌塤小而其聲皆清箎似塤多濁然本竹音勁吹之則亦有清聲竽古法三

十六簧正倍清聲各十二瑟二十五絃中聲清聲各十二更有極清一絃如琴第一徽已上五器與鍾磬清濁互相同和又據歌工止用正聲應合諸器即令鎛鍾一聲編磬三聲先後互應清濁相鈞既有定規果無差戾令來諸器考按並得諧和望下太常令太樂令丞諸工等習學各識古法詔可時阮逸又言太常曲譜及辭章有未便事件詔下禮官詳定一事舊樂章四言韻三十二字播於宮架譜聲即四十八字蓋聲多而辭少故行禮之際工或以一字而轉爲數聲殊失諧和之節欲乞新製明堂樂章依四十八字作四言六韻適合譜字免致聲繁詞短禮官言自古樂章亦未嘗以一字配一聲至如詩頌維清止十八言潛

止二十四言其時奏樂亦應不以十八聲二十四聲能作一曲容有委折回復足成歌韻故書稱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記曰歌之爲言也長言之言之不足故長言之今若自配一聲則詞盡聲改無悠揚舒緩之韻又非永言之義與鄭衛雅曲無異假如今制以數聲唱一字亦自得和雅之宜欲請且用舊制二事太常八音惟金聲繁夥而掩衆樂非所謂無相奪倫之義此亦是音樂章字少遂以一字連擊數聲故四十八字外虛聲至一二百聲流爲煩數又行禮時樂章不奏徹前篇或三四句而止如此何以至誠於明靈揄揚乎盛德哉乞教習工歌并鐘師二職並令依曲譜四十八擊與章辭四十八字同節同和不使煩類流

而無節禮官言八音以歌爲主隨歌唱和乃得克諧竹匏土三者聲長金石絲三者聲短以短和長貴相接序無容一擊輙止以俟後聲又禮行樂作相須而成苟須樂輙而後行禮則行止升降稽留非一此並不可行用詔可 禮院儀注皇祐二年閏十一月詔曰朕聞古者作樂本以薦上帝配祖考三五之盛不相沿襲然必太平始克明備周武受命至成王時周公始大合樂亦合邦國漢初亦沿舊樂至武帝時始定太一后土樂詩光武中興至明帝時始改太予之名損益前後以制樂節唐高祖造邦至太宗時孝孫文收始定鍾律明皇方成唐樂是知經啓善述禮樂重事須三四世聲文乃定國初亦循用王朴竇儼所定周

樂太祖患其聲高遂令和峴减下一律真宗始出聖意大
祀用樂又議隨月轉律之法屢加按覈然念樂經久墜學
者罕專歷古研覃亦未完緒頃雖再三考定博訪知音終
未有的究古今知聲知經可信之人嘗爲更改未適茲意
如其制作益須切當宜委中書門下集兩制及太常禮樂
官將天地五方神州日月宗廟社蜡祭享所用登歌宮縣
詳審定奪聲律是非按古合今調諧中和務要議論允適
經久可用垂之不朽使祖宗功德發揚無窮神祇感格善
氣來應茍獲至當何憚改爲但審聲驗書二學鮮並互詆
胸臆無所援據慨然希古靡忘於懷尚賴洽聞共圖盛節
其後亦未果定　禮院儀注嘉祐七年八月一日翰林學

士尚書禮部郎中王珪等奏詳定到裴煜言祠祭作樂事
煜言竊觀祠祭事有可以增損者如天地日月社稷其行
禮日與國忌同者自慶歷至嘉祐凡八祠皆援據太常新
禮天禧二年六月十七日立秋祀白帝以文懿皇后忌同
日樂備而不作伏緣忌日必哀志有所志其不作樂宜也
夫祀國之大事樂所以降格神祇非以適一已之私也在
禮固不可闕謹按開元中禮部建言忌日享廟應用樂裴
寬自以情立義廟尊忌卑則作樂廟卑忌尊則樂備而不
奏中書令張說以寬議是宗廟如此其天地日月社稷用
樂固亦明矣臣愚以爲凡大祀天地日月社稷與忌同者
伏請用樂其在廟則如寬之議所冀畧輕存重不失其稱

臣等撿詳禮云君子有終身之憂而無一日之患謂忌日也忌日不樂謂不舉吉事也舊令國忌日禁飲酒舉樂不祀事不廢皆此謂王者念親之至也然而禮令即無忌日享廟廢樂之文至唐始有祭與忌日同則備而不樂裴寬建議廟尊忌畢則作樂廟畢忌尊則樂備而不奏當時雖從寬議亦無典據臣等按禮家之說祭天以煙爲歆神之始以血爲陳饌之始祭地以埋爲歆神之始以血爲陳饌之始宗廟以灌爲歆神之始以腥爲陳饌之始然則天地宗廟皆以樂爲致神之始故曰大祭有三始謂此也天地之間虛豁而不見其形狀者陽也鬼神居天地之間不可以人道接也聲發於陽故以樂之音聲號呼於天地之間

庶幾神明聞之因而來格故祭必求於諸陽商人之祭先奏樂以求神先求於陽也次灌地求神於陰達於淵泉也周人尚臭四時之祭先灌地以求神先求諸陰也然則天地神祇人鬼之祭不可去樂明矣臣等參酌情禮伏緣今來七廟連室每遇薦享作樂難更分別廟忌尊卑欲依唐舊制及國朝故事廟祭與忌同日並請縣而不作所有大祀天地日月䄍百神亦以日月為先主九宮太一與忌同日並請用樂其薦享日如與別廟諸后忌日同即不妨太樂作樂外社稷以下諸祠即卑於廟如遇忌日并不作樂如此雖不能純用三代之禮亦可以廣孝思之至詔可本院又議祀五帝係大祠與日月百神九宮太一祀事相類

祀日與忌日亦請用樂詔可　通禮攝事之樂凡大祀皆協律郎舉麾鼓柷樂作偃麾戞敔樂止慶歷祀儀大祀中祀皆不用麾并柷敔惟用節鼓爲始終之節　禮院儀注

嘉祐七年八月翰林學士王珪奏臣聞昔之作樂以五聲播於八音調和諧合而與治道通先王用於天地宗廟社稷事於山川鬼神使鳥獸盡感況於人乎然則樂雖盛而音虧未知其所以爲樂也臣獨恠今升歌之樂有鍾金也有磬石也有琴絲也有簫竹也有笙匏也有塤土也有鼓革也而八音不完夫所謂柷敔者聖人所著樂之始終豈容有缺耶亦嘗竊迹國朝以來議樂之文蓋莫究其所失之因且樂莫隆於韶書曰戞擊鳴球搏拊琴瑟又曰下管

鼗鼓合止柷敔孔安國以戛擊是柷敔之用既云下而擊鼗知球鳴與琴瑟之在堂故傳曰舜堂上下各有柷敔也今陛下躬祀明堂去並侑之瀆又將以薦至樂之和臣願詔有司考古而增定之詔送太常寺詳定聞奏寺司看詳欲乞依王珪所請堂上增置柷敔以合尚書八音之數仍乞下有司依法製造其節鼓本出於江左清樂至唐雅樂外歌用之其事非古欲乞停罷復用搏拊以備革音所貴八音不闕詔可自今祭祀用樂一切罷節鼓　通禮大祀中祀三獻畢皆太祝進徹豆還樽所惟禘祫太廟登歌作嘉安時享太廟作豐安時享別廟作順安宅祠皆不用樂

太常新禮大中祥符元年六月都官員外郎判禮院孫

奠奏據禮文享太廟終獻降階之後武舞至太祝撤豆豊安之樂作一成止然後禮安之樂作是謂送神論語曰三家者以雍徹周禮樂師職曰及徹帥學士而歌徹鄭康成曰謂歌雍也郊祀録載登歌撤豆一章奏無射羽然則宗廟之樂禮有登歌撤豆一章今於終獻降階之後即作禮安樂誠恐差失伏乞依舊增用登歌尋詔判太常寺李宗諤檢詳禮典以聞宗諤奏國初撰樂章有撤豆豊安之典樂局因循不作望如奠所奏施行詔可禮院儀注凡皇帝親祀太祝皆行撤豆之儀其樂則朝享太廟作豊安天禧二年薦享玉清昭應宮景靈宮作吉安景祐二年親謁奉慈廟作充安皇祐二年嘉祐七年享明堂至和三年恭謝

皆作歆安嘉祐四年祫享作充安自餘南郊封禪祀汾陰藉田祈穀悉不用樂慶歷祀儀攝事之祭惟太廟后廟撤豆作豐安奉慈廟作充安其他祀不撤豆不用樂　通禮皇帝正冬長春節受羣臣朝賀上壽太樂令展宮縣之樂於殿建各依方位鼓吹令分置十二案於建鼓之外皇帝出於降座皆奏隆安上壽則登歌於殿上二舞入立於縣南皇帝將出奏隆安舉第一爵奏禧安第二爵作神龜之樂第三爵奏甘露之樂第四爵奏紫芝之樂第五爵奏嘉禾之樂第六爵奏玉兎之樂乾元殿上尊號太樂令展宮縣之樂如常儀皇帝乘輿出降御座隆安之樂　國朝會要建隆元年二月判太常寺竇儼上新定二舞十二樂曲

名皇帝食飲用和安之曲皇帝受朝太后入宮用順安之
曲皇太子軒懸出入用良安之曲正冬朝會登歌用永安
之曲　國朝會要乾德四年九月重造十二律管調合雅
樂自國初以來御正殿受朝賀用宮懸次御別殿羣臣上
壽舉教坊樂是歲冬至帝御乾元殿受朝賀畢羣臣詣大
明殿行上壽之禮始用雅樂登歌二舞　國朝會要十月
判太常寺和峴奏伏見今年荊南進甘露京兆府果州進
嘉禾黄州進紫芝和州進緑毛龜黄州進白兎欲依月律
撰神龜甘露紫芝嘉禾玉兎五瑞各一曲每朝會登歌首
奏之詔可　國朝會要太平興國九年嵐州獻祥麟雍熙
中蘇州貢白龜端拱初澶州河清廣州鳳皇集諸州麥兩

穗三穗者連歲來上有司請以此五瑞爲祥麟丹鳳河清白龜瑞麥之曲薦於朝會詔可又廣樂記三年元日朝賀畢再御朝元殿羣臣上壽復用宮縣二舞登歌五瑞曲自此遂爲定制　國朝會要淳化二年太子中允直集賢院和㠓上言臣兄峴嘗於乾德中約唐故事改殿廷二舞之名舞有六變之象每變各有樂章歌詠太祖功業今覩來歲元會之儀登歌五瑞之曲已從改制則文武二舞亦當增新其名按周易有化成天下之辭謂文德也漢史有威加海內之歌謂武功也望改殿廷舊用元德升聞之舞爲化成天下之舞天下大定之舞爲威加海內之舞其舞六變一變象登臺講武二變象漳泉奉土三變象杭越來朝

四變象尅殄并汾五變象肅清銀夏六變象兵還振旅每
變各有樂章詔可　封禪記大中祥符元年將封禪泰山
詔有司取封禪之名以易天地神祇樂章天神曰封安地
祇曰禪安又作醴泉神芝慶雲靈鶴瑞木五曲以紀瑞應
因大朝會宴享莫不備作　禮院儀注天聖初仁宗始大
朝會羣臣上壽作甘露瑞木嘉禾之曲乾道初莊獻明肅
皇太后御前殿見羣臣作朝享樂章造厚德無疆四海會
同之舞

太常因革禮卷第二十

太常因革禮卷第二十一

總例二十一

警場　勘箭勘契

輿服一　天子之制　皇太子之制　后妃之制　羣臣之制附

警場

通禮鼓吹令有奏嚴之制國朝會要凡大禮車駕宿齋所止夜設警場每奏先作金鉦四次大角四次金鉦二十四次大角鼓百二十次橫吹等作一曲如是者三疊謂之一奏少止五分其夜而奏之凡乘輿至帷宮祀前一日御繒闕門觀嚴警亦勞賜焉若巡幸則夜奏於行宮前人數減於大禮用八百八十八人鹵簿記云大禮用一千二百七

十五人禮閣新編建隆四年十一月南郊鹵簿使張昭言准舊儀鑾駕將出宮入廟赴南郊齋宿之辰皆有夜警晨嚴之制唐憲宗親郊時禮儀使高郢奏據鼓吹局申齋宿夜奏嚴是夜警恐與搥鼓版奏三嚴事不同況其時不作樂縣不鳴鼓吹務要清静其鼓吹局所申致齋夜奏四嚴請不行者當使詳酌典禮奏嚴之設本緣警備事理與作樂全殊況齋宿之夜千乘萬騎宿於儀仗之中苟無鼓漏之徼巡何警衆多之耳目其宫廟門南郊夜警晨嚴之制望依舊禮施行詔可　國朝會要大中祥符元年五月詳定所奏鼓吹舊用十二時曲將来導引封禪請下學士院增損舊詞付本局教習詔可又言封禪往來用警場乞取

諸道角手真宗以庶事務約令比朝陵時更減省用之
國朝會要大中祥符元年六月太常寺言舊制南郊警場
人並於大駕儀仗內分充車駕巡幸即於府縣追集樂工
將來在路警場望令於法駕鼓吹軍士分番祗應詔選天
武神衛神勇虎翼軍士充仍令步軍都軍頭張勳董領十
月詔登山夜暫罷警場　國朝會要大中祥符五年閏十
月詔太常寺選角手三人於殿前司教軍士警場隸本寺
舊制行大禮皆於近州召募古制凡角從大祠皆置夫數百警罷遣之　禮院儀注大中祥
符七年恭謝天地於東郊十二月詔下禮儀院曰朕虔修
祀典祇禱靈禧對越祖宗肆類天地俾諴明之上達必祇
慄而內增上念齋居每存嚴警當牲幣之既薦乃金鼓而

文音詢訪攸司雖云舊典勵精予志慮未協宜將表克恭宜頒新令今後每赴玉清昭應宮太廟郊壇其逐夜警場除二更以前奏嚴外其將行禮前嚴警並權罷玉清昭應宮太廟即俟行禮畢歸幄殿警場奏嚴郊壇俟禮畢即警場奏嚴鼓吹音樂振作仍令所司著爲永例鹵簿記大中祥符七年真宗幸亳因親享宗廟登歌始作而闈外嚴正讙因詔自今當郊廟行禮時權罷嚴警須禮畢乃作先是角工不足常取於州郡及屯田以充之而贅聚會期頗以爲煩真宗始命籍屯旅二百餘工使長隸太常以閱習焉

國朝會要凡大角三曲警嚴用之（大梅花小梅花可以□）鼓吹五曲（御製奉禋歌舊曲六州十二時導引降仙臺 真宗崇奉真聖亦設儀衛故別引導而曲）其餘大小

鼓横吹曲悉不傳唐末大亂舊聲皆盡國朝推大角搏三曲而已其鼓吹四面悉用教坊新聲車駕出入奏導引及降仙臺警嚴奏六州十二時皆隨月用宫　國朝會要天聖九年詔置武嚴指揮專掌奏嚴事至景祐二年仁宗既定雅樂并鼓吹樂且謂警嚴一奏不應再用其曲親製奉禮歌以備三疊又詔聶冠卿李照造辭以配聲下本局歌之是年郊祀遂用焉　禮院儀注慶歷七年禮院奏准勅令赴太廟奉慈廟郊壇行事宿齋之夕除二更以前奏嚴外至行事前即罷奏候禮畢皇帝歸御幄依例奏嚴詔可

明堂記皇祐二年親饗明堂上謂宰相曰明堂直端門之内今若致齋至於門外奏嚴静宜令太常禮院詳議聞

奏禮官奏曰警場本鼓之鼓鼜所謂夜戎守鼓也近世以來王者師行吉行皆有此制今明堂崇奉大祀乘輿齋宿於外當設警嚴蓋羽儀仗衛本緣祀事而陳則警場亦緣警戒儀衛之衆而設非取壯觀聽之盛理不可輟若以奏鼓之音切近神祠即欲於宣德門外常所設處近南百步外排列依舊制俟行禮時罷奏一嚴如此明堂相去稍遠且不廢備物亦足以稱虔恭祀事之意詔令祀之前夕近於接神宜罷奏嚴餘依奏　禮院儀注至和三年恭謝天地於大慶殿禮官上言天聖十年恭謝天地於天安殿皇帝宿齋於崇政殿不設警場皇祐二年親享明堂宿齋於文德殿設警場於常設之所近南百步外至行禮則罷奏

一嚴令請祀前三日皇帝致齋於內殿則如天聖恭謝不設警場前一日致齋於文德殿則如皇祐明堂之式又言禮畢皇帝歸幄殿請自內轉出木牌以報禮畢復奏嚴更之節詔並可

勘箭勘契

通禮不著勘箭契之制按唐書車服志宮殿門城門給交魚符左廂右廂給開門符閉門符亦左符進內右符監門掌之勘箭不著所起之因禮院儀注凡皇帝親行大祀所過之門皆勘契勘箭自咸平元年十一月始編於儀注凡勘箭皆左右金吾仗司主之箭笴長二尺五寸雕羽金鼉筈鍮石鐵潤二寸方斜行如乜二箭合鏃有鑿枘爲雄雌

一爲雄鶻箭藏內中一爲辟仗箭藏本司皆韜以絳羅銷
金囊每車駕至門閤門使持雄鶻箭贊云勘箭官來前勘
箭官揖喏跪受箭以左右箭相合奏云內外箭勘同閤門
使承制宣云准勅行勘箭官稱軍將門仗官前軍將門仗
官二十人齊聲喏勘箭官呈箭又聲喏勘箭官去某年月
日皇帝宿齋於某殿某日具天仗迎鑾駕出入某門詣某
所行禮內出雄鶻箭一外進辟仗箭一准勅付左右金吾
仗行勘勘箭官稱合不合和箭門仗官皆稱合如此再問
對又問同不同和箭門仗官皆稱同如此亦再問對勘箭
官乃伏奏云左右金吾引駕仗勾畫都知某官臣姓名對
御勘同其雄鶻箭謹奉閤門使進入詣司准式和箭官聲

喏奏畢奉箭付閤門使勘箭官即起居三呼萬歲開門進輅凡宣德門出左仗主之入右仗主之景靈宮入右仗主之太廟門入左仗主之南薰門入則勘出則否文德殿門出入勘契凡勘契皇城司主之契有左右各長尺有一博二尺八寸厚六分以香檀木爲之刻魚形爲鑿枘相合縷金爲交文凡左契雄刻云某門左木契藏內中右契雌刻云某門右木契藏本司皆金塡字韜以絳羅銷金囊緣漆匣中以帕褥覆藉匣有衣亦絳羅銷金本司勘契官二人贊聲親事官二十人每車駕至門勘契官執右契稱門仗官來前贊聲官皆和應之即奏云大內皇城司勘契官具官臣姓名來勅勘契閤門使降左契言准勅行勘勘契官

跪受左契以左手持右契以右手持所勘畢奏云內外契合即問云從此北來者何人閤門使答皇帝大駕復問云是不是贊聲官齊言是又問合不合贊聲官齊言合又問同不同贊聲官齊言同勘契官奏某年月日皇帝宿齋於某殿某日出某門詣某所行禮右契留本司收掌左契謹付閤門使奉進引聲絕贊聲官並和乃起居三呼萬歲畢開門車駕乃出其還入門即云行禮畢若親郊出入朱雀門亦並勘契如儀

輿服一 天子之制 皇太子之制 后妃之制 羣臣之制附

通禮不著五輅與諸雜輿之制國朝會要王輅之制箱上置平盤黃屋四注皆油畫刻鏤左青龍右白虎龜文金鳳

翅雜花龍鳳金塗銀裝間以玉飾頂輪三層外施銀耀葉輪衣小帶並青羅繡雲龍周綴纓帶羅紋佩銀穗□小鈴平盤上布黃褥四角勾欄設圓鑑翟羽虛櫃內貼銀鏤香罨軾櫃銀龍二御香囊銀香寶錦帶下鄣塵青畫輪轅銀轂乘葉三轅銀龍頭橫木上有銀鳳十二在左建青旗十有二旒皆繡外龍右載閣戟繡黻文並青繡綢櫃又設青繡門簾銀飾梯一托叉二推竿一銀踏頭銀裝行馬青繒裹索駕六青龍馬馬有金面插雕羽鞶纓攀胸鈴拂青繡屜錦結尾又誕馬二在輅前飾同駕馬（餘輅及副輅皆有之）駕士六十四人金輅色以赤駕六赤馬駕士六十四人象輅色以淺黃駕六赭白馬駕士四十人革輅色以黃駕六騮馬駕

士四十人木輅色以黑駕六黑騮馬駕士四十人自金輅以下其制皆同玉輅惟無玉飾副玉輅副金輅副象輅副革輅副木輅並駕六馬駕士四十人當用飾銀者皆以銅餘制如玉輅　國朝會要大輦周官巾車氏輦車以人組挽之宮中從容所乘唐制輦有七一曰大鳳輦二曰大芳輦三曰仙遊輦四曰小輕輦五曰芳亭輦六曰大玉輦七曰小玉輦建隆四年南郊翰林學士承旨陶穀為禮儀使創意造大輦赤質正方游畫金塗銀葉龍鳳裝其上四面行龍雲朶大珠方檻銀絲囊網珠翠結條雲鳳龍鈿窠霞子四角龍頭啣香囊頂輅施耀葉中有銀蓮花坐龍紅綾裹壁牙壓帖內設圓鑑銀絲香囊銀飾勾欄囊臺坐紅絲

條網紛錔中施黄褥上置御座扶几香爐錦結綾綬凡衣
輪衣輅帶並緋繡壓金銀綫長竿四銀褁鐵鎝龍頭魚鉤
錦膊褥銀裝畫梯托义黄羅緣席褥帊梯杖褥朱索緋繒
油帊主輦六十四人親祀南郊謁太廟還及㫺鸞駕黄麾
仗省方遠都則乘之芳亭輦黑質頂如幕屋緋羅衣褁欄
絡帶皆繡雲鳳兩面朱緑牕華版外施紅絲網金銅紛錔
前後香毬簾下設牙床勾欄長竿四銀龍頭銀飾梯行馬
主輦百二十人鳳輦赤質頂輪下有二柱緋羅輪衣輅帶
門簾皆繡雲鳳頂有金鳳一䴚刻畫龍龜文金鳳翅前有
軾櫝香爐香寶結帶下有勾欄二重長竿二銀飾梯行馬
主輦八十人小輿赤質輪頂下施曲柄如蓋緋繡輪衣輅

帶制如鳳輦而小下有勾欄牙床繡瀝水中設方床緋羅衣錦褥上有小案坐床皆繡衣床緋衣前後長竿二銀飾梯馬奉輿二十四人周廣順中廢殿中細仗內方亭鳳輦小輿建隆四年復用之腰輿前後長竿各二金銅螭頭緋繡鳳裙欄上施錦褥別設小床繡華龍衣奉輿十六人涼車赤質金塗銀裝龍鳳五彩明金織以紅黃藤油壁緋絲條龍頭梅紅羅褥銀螭頭穗毬雲朶銘頭蓮華坐鳫鈎大珠門沓踞鈸頻伽大小鐶駕以橐駝省方在道及校獵回則乘之逍遙輦以椶櫚爲屋赤質金塗銀裝魚鈎紛銘梅紅條輦官十二人春夏服緋羅衫秋冬服白師子錦襖祥符東封別造辟塵逍遙輦加牎隔黃繒爲裏賜名省方逍遙輦平頭輦飾如逍遙而無

星輦官十二人人同逍遥輦並常出所節東封别造升山

天平輦施機關賜名曰登封輦　耕根車制如五輅之副

駕六青馬駕士四十人服繡鳳𦚾嘉禾

太常因革禮卷第二十一

太常因革禮卷第二十二

總例二十二

輿服二

輿服二

國朝會要進賢車古安車也乾德元年八月改赤質兩壁紗牕擎耳虛櫃一轅緋幰衣絡帶門簾皆繡鳳紅絲網中設朱漆床香案紫綾案衣緋繒裏輓索朱漆行馬凡車皆有輓索行駕四馬駕士二十四人服繡瑞麟明遠車古四望車也駕以牛乾德元年八月改仍駕四馬赤質制如屋重欄勾欄上有金龍四角垂銅鐸上層四面垂簾下層周以華板三轅駕士四十人服繡對鳳　羊車古輦車也亦謂之華

輪車駕以牛隋駕以果下馬今亦駕以二小馬赤質兩壁畫龜文金鳳翅緋幰衣絡帶門簾皆繡瑞羊童子十八人服繡羊　指南車一曰司南車赤質兩廂畫青龍白虎四面畫華鳥重臺勾欄樓拱四角垂香囊上有仙人車雖轉而手常南指一轅鳳首駕四馬駕士舊十八人雍熙四年增爲二十八人服繡孔雀天聖五年十一月六日定王府記室參軍工部郎中直昭文館燕肅上言按詣南車天子出常爲先導示服遠人而正四方也自五代至於國朝但設其車以備法駕而不聞得其制者臣今創意成之其車用獨轅車相外籠上有重構立木仙人於上引臂南指用大小輪九隻合齒百二十脚輪兩隻高六尺圍一丈八尺

附脚立子輪二隻徑二尺四寸圍七尺二寸出齒各二十四齒間有相去三寸轅端横木下立小輪二隻徑三寸鉄軸貫之左小平輪一隻徑一尺二寸出齒十二右小平輪一隻徑一尺二寸出齒十二中心太平輪一隻徑四尺八寸圍一丈四寸出齒四十八齒間相去三寸中立貫心軸一條高八尺徑三寸上載木仙人其車行木人南指若折而東推轅右旋附右脚子輪順轉十二齒擊右小平輪一匝觸中心太平輪左旋四分之一轉十二齒車東行木人交而南指若折而西推轅左旋附左脚子輪隨輪順轉十二齒擊左小平輪一匝觸中心太平輪右旋四分之一轉十二齒車行正西木人交而指南若欲北行或東或西轉

亦如之詔有司製造仍付史館　記里鼓車一名大車赤質四面畫花鳥重臺勾欄樓拱行一里則上層木人擊鼓十里則下層木人擊鐲一轅鳳百駕士舊十八人雍熙四年增爲三十人服繡對鵝天聖五年十一月内侍盧道隆上言明記里鼓車其車獨轅雙輪廂上爲兩層各安木人手執木趙脚輪各徑六尺圍一丈八尺脚輪一周而行地三步古法六尺爲步三百步爲里今法五尺爲步三百六十步爲里立輪一隻附於左脚徑一尺三寸八分圍四尺一寸四分出齒十八齒相去二寸三分下平輪一隻徑四尺一寸四分圍一丈三尺四寸二分出齒五十四齒間相去與附立輪同立貫心軸一條上安銅旋風輪一枚出齒

三齒間相去一寸二分中立平輪一隻徑四尺圍一丈二尺出齒百齒間相去與旋風輪等次安小平輪一隻徑三寸少半寸圍一尺出齒十齒間相去一寸上平輪一隻徑三寸少半尺圍一丈出齒百齒間相去與小平輪同其中平輪轉一周車行一里下一層木人擊鼓上平輪轉一周車行十里上一層木人擊鐲都用大小輪八隻共二百八十五齒遞相鉤鏁犬牙相制周而復始亦詔有司依此製造

白鷺車隋所製也一名鼓吹車赤質周施華板上有朱柱貫五輪相重輪衣以緋皂頂及緋絡帶並繡飛鷺銜鵝毛筩紅綾帶一轅駕四馬駕士十八人服繡翔鷺鷺旗車漢制爲前驅赤質曲壁一轅上載赤旗繡鸞鳥駕四馬

駕士十八人服繡瑞鸞　崇德車大秦辟惡庫也上有桃弧棘矢以禳却不祥乾德元年八月改赤質周施華板四角刻辟惡獸中載黃旗亦繡此獸太卜局令一人在車中執旗駕四馬駕士十八人服繡辟邪　皮軒車漢前驅車也以虎皮爲軒取曲禮前有士師則載虎皮之義赤質曲壁上有柱貫五輪相重畫虎文駕四馬駕士十八人服繡虎　黃鉞車漢制乘輿建之在大駕後晉鹵簿有黃鉞車唐初無之正觀後始加赤質曲壁中設金鉞錦囊綢扛左武衛隊正一人在車中執鉞駕兩馬駕士十五人服繡對鵝　豹尾車者軍正建豹尾漢制最後車一乘豹尾以前即同禁中唐正觀後始加此車於鹵簿內制同黃鉞車上

載朱漆竿首綴豹尾右武衛隊正一人執之駕兩馬駕士十五人服繡立豹　屬車一曰左車秦制大駕屬車八十一乘法駕三十六乘漢法駕用三十一小駕用十二隋制大駕三十六法駕十二小駕不用唐大駕唯用十二乘皇朝因之黑質兩箱輦裝前有曲欄金銅飾上施紫通幰絡帶門簾皆繡雲鶴紫網紛錔每乘駕三人駕士十人服繡鶴　香鐙唐制也朱漆案緋繡華龍衣上設金塗香爐燭臺長竿二舁士八人金塗銀火鐐香匙副之　象漢鹵簿最在前晉平吳後南越獻馴象作大車駕之以載黃門吹數十人使越人騎之以試橋梁皇朝鹵簿以象居先設木蓮花坐金蕉盤紫羅繡襜絡腦當胸後鞦並設銅鈴杏

葉紅梨牛尾拂跋塵每象南越軍一人跨其上四人引並華脚幞頭緋繡窄衣銀帶　五牛旗依方色皆小輿上刻木爲牛背插旗錯采爲牛旗竿上有小盤盤衣及輿衣亦並繡牛形輿士各四人服繡五牛色　相風烏輿上載長竿梢刻木爲烏垂鵝翎毛紅綾帶下承以小盤周以緋裙繡烏形輿士四人服繡烏　交龍鉦鼓輿各一刻木爲二青龍相交下有木臺長竿挂畫鼓一桂金鉦上皆有緋蓋亦繡交龍輿士各二人　鐘鼓樓各一本隋大駕鐘車鼓車也皆刻木爲屋中置鐘鼓下施木臺長竿如鉦鼓輿輿士各二十四人　行漏輿隋大業行漏車也制同鐘鼓樓而大設刻漏如稱衡首垂銅鉢末有銅象漆櫃貯水渴烏

缸注水入鉢中長竿四輿士六十人　十二神輿赤質四門旁刻十二辰神緋繡袖衣絡帶輿士十二人自鉦鼓以下舊禮令無文皆開寶定禮所增　旗皆錯采爲之漆竿銳首纛頭錦腰火燄脚白澤攝提金鸞金鳳師子箭文天下太平君王萬歲仙童騰蛇神龜在步甲前後隊後馬隊三隊六軍儀仗内並以赤日月及合璧連珠星雨雷電五星二十八宿祥雲並以青北斗以黑五嶽四瀆五方四神十二辰五龍五鳳龍虎君並以方色天黃以赤黃二色排闌以黃紫赤三色皂　纛本後漢纛頭之制唐衛尉器用纛居其一蓋旄頭之遺象制同旗無文采去銳首六脚建隆四年將郊祀禮儀使陶穀建議取天文大角攝提列星

之象作攝提旗及北斗旗二十八宿旗十二辰旗龍墀十三旗五方神旗五方鳳旗四瀆旗時有貢黃鸚鵡白兎馴象自來又作金鸚鵡玉兎馴象旗太祖又詔别造大黃龍負圖旗一黃龍負圖旗一大神旗六日旗一月旗一君王萬歲旗一天下太平旗一師子旗二金鸞旗一金鳳旗一五龍旗五凡二十一旗皆有駕南郊用之大黃龍負圖旗陳於明德門前餘二十旗悉立於宿頓宮前遇朝會册禮亦皆陳於殿廷　摽稍摽擊聲也一云象摽牛善闘一字從摽唐金吾將軍執之今制如節有袋上加碧油常置朝堂車駕鹵簿出則八枚前導又四枚夾大將軍者名衛司摽稍　牙門旗古者天子出建大牙金制赤質錯采爲神

人衆中道前後各一門前在金吾細仗前後在掩隊後左右道五門第一門在步甲隊前第二門在前部黃麾仗前第三門在後部黃麾仗前第四門在黃麾仗後第五門在步甲後隊第六後每門二旗每旗二人執四人夾並騎分左右每門監門校尉六人領蓋取周制文立旌表門及天子五門之制

繖古張帛避雨之具今有方繖大繖皆赤紫表朱裏四角銅螭首（六引內者其制差小）

蓋本黃帝時有雲氣為華蓋之象因而作也今有華蓋導蓋皆赤質如繖而圓瀝水繡華龍又有曲蓋差小繡瑞草王公以下用之睥睨漢乘輿用之如華蓋而小

扇有朱團及雉尾四等朱團繡雲鳳黑漆柄金銅飾雉尾皆方繡雉尾之狀本漢世長柄

扇宋孝武時詔王侯郭扇不得用雉尾今王公以下皆有
朱團扇　金飾隋制也黑漆竿上施圓盤周綴紅絲拂八
層黃繡龍袋籠之王公以下皆有節制周金節韜以碧油
罕畢象畢觜爲天階故爲前引皆赤質金銅飾朱縢結
網金獸面罕方上有二螭首銜紅絲拂畢圓如扇　幢制
如節而五層韜以袋繡四神隨方色朱漆柄取曲禮行前
朱雀而後元武左青龍而右白虎之義王公所給幢黑漆
柄紫綾袋絳麾如幢止三層紫羅囊蒙之王公麾以紫綾
袋